

## 我的精神信仰求索之旅

李秀丽

2010年12月于芝加哥

对精神和灵性方面的接触，印象最深的是在1976年夏天，当时我中学毕业两年，在广东台山公益镇葵厂做了两年工，记得第一个月的人工是9块钱人民币。同事多是附近农村来的姑娘小伙，管理人员也是比较农民意识，天天要我们加班加点，做到深夜。本来是按件计工，也没有什么可埋怨的。偏偏阿妈反对我加班，她对我说：“家里不等你的钱用，你的前途要紧，要多学些东西。”我喜欢读书，同学朋友间能借的书都读了。小时候阿爷是归侨，在大江镇开华侨纸厂，文革时破四旧，旧书旧报从四乡源源不断送到纸厂回炉，我帮阿爷撕纸，总是把书读完再撕。阿爷吃水烟，小时候坐在小板凳，帮他点烟，他吸一口，往我脸上一吹，我云里雾里，像孙悟空一样，听他讲三国演义，过瘾极了。我还爱幻想，喜欢做一些科学实验。有了阿妈的支持，我每天做够八小时就回家了。

邻居阿伯早年留美，建国时满腔热情，回国支援祖国建设，被打成右派，送到青海劳改，最后回到老家台山公益镇这个地方。有一天，他让我猜他年龄，我看他红光满面，头发漆黑，皮肤白嫩，随口说五十岁，他说已经过七十了。是太极拳陪他度过不少艰难的日子，在青海时眼见很多狱友死去，要不是坚持打太极拳，早就死在青海了。他见我体弱，主动教我打太极拳。由于我认真学，且有慧根，我俩成了忘年交。我对气象感兴趣，每天下午两点电台天气预报，我上班，他在家帮我记录，我晚上再根据他记录的数据画气压图。周末去附近的农科站讨论天气，试验天气谚语的准确性。订了一份科学实验小杂志，按照杂志上的点子玩一些科学小实验，如太阳灶等。还在天台用花盆种马铃薯和西红柿，向苏联的嫁接专家（忘记什么名字了）学，用马铃薯和西红柿嫁接，梦想能培育出上面结西红柿地下结马铃薯的新品种。在家没事还拉拉二胡，弹弹月琴，吹口琴，竹箫。

我这天马行空的做法，确实得罪了所有的领导。加上我姑妈在加拿大，她儿女多，常将表姐表哥穿过的旧衣服寄回来，花花绿绿，穿在身上那个“资”字，更是不得了。于是批林批孔也批我，批资批修也批我。原来我的工种还不错，拿着一个扇模和毛笔画扇样。大会小会批我后，惩罚性地把我调去做谷篷。这个工种很累，蹲在泥地上，泥地要经常洒水保持湿润，手拿一根又长又粗的大针，象蜗牛一样来回转半圆，用大针一针一针地把一片片做完扇子后剩下的碎葵叶缝成一张大谷篷，晒稻谷时下雨或晚上盖稻谷用。而且每次支农，插秧、除草、挑大粪、割稻子，都有我份。精神上及身体上那一个闷字，真是难解。

有一个好朋友带我去公益杨如春哪里算命，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的经历。老先生眼睛不好，屋子也很黑，他要了我的生辰八字，也不看我（我估计他要看也看不清），低头用一支毛笔在一张红纸上从右到左，从上到下，写起漂亮的小楷，写完后照本宣科读给我听，当然也解释和加了一些他的感叹。第一句话是说我五行属金，是搞机械的，完后就把这张写有我命运的红纸给我。我把红纸带回家告诉阿妈，没想到阿妈说你竟然信这些东西，把红纸当场撕烂扔到垃圾桶。

写到这里，大家也许会很想知道我搞机械的命运了。

我算命后第二天，回到厂里，开会，批完我后，领导宣布，把我和另外四个他最不喜欢的人，踢到大江农机厂。原来农机厂来葵厂要五个人，人人都想去，没想到他把我们这五根肉中刺，全拔去农机厂了。

我在农机厂开车床。工人老大哥就是不一样，不仅思想觉悟高，比如每年学元旦社论，说今年形势大好，粮食丰收，他们在台下就会很尖锐地议论今年是跟那一年比又大丰收了，是不是跟 1949 年比？而且有组织有纪律。我真是开心那，就别提了。我每天上完八小时就下班，还学力矩、转速、挂轮比、金属材料、机械制图等。阿妈还买了一本工程线性代数，我不管懂不懂，有滋有味地自学。大江的书店当时还真不错，5 元钱一个月，办租书证，我在哪里也租了不少书读。

农机厂的工作也不容易。为了做一把车刀，我要把刀柄在炉子里烧红，抡大锤打好形状，在一头把厚度锯去一半，把硬质合金放上扎好，烧焊把合金烧结到刀柄上，再到砂轮磨刀，因为身体弱，经常在飞转的砂轮边磨边打瞌睡，好危险。

那时每次支农搞水利，上山每人每天挖三个，每个一立方米的大坑种橙子树，下乡搞路线教育等等，都要我去。1978 年考大学时，每天与同事换中班上，下午五点到凌晨一点，白天在宿舍复习功课，考完后每天上山挑泥挑水种橙树，录取通知书来时我还在山上运肥。这也是很艰苦的劳动，但是同工人阶级相处，确实是虽苦犹甜。

考完大学后报学校填专业，当时我开车床，受工农兵学员招生思路的影响，开车床学机械理所当然。广东人不出省，华南工学院是广东最好的工科院校，招生报纸上头版头条专业就是机械系机制专业。阿爸逼我报中山大学学微生物，说这才是前途。我不听，一心只报华南工学院机械系机制专业。学了两年后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开始与命运抗争。如何抗？最好的朋友孔敏仪，华工计算机系硬件专业，我就跟他们班听课，听算法语言、计算机算法、模糊数学等课。毕业设计时，用编程的方法计算机床变速箱各轴的坐标，其实我也是似懂非懂，最后程序还是她和她的同学帮我调通。

毕业得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分配到广州海运学校教机械的课程。两年后不安于现状，考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力图转专业，也只能在机械系学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CAD/CAM），得了个机械工程的硕士学位。毕业后在广东工学院计算中心教计算机语言的课。

留美在机械系读博士，春季入学第一个学期，就去计算机系修计算机图形学的课，一个学期后，任课教授 Dr. Kenyon 叫我做他的学生，从硕士做起。我真是很想去，因为我每次去他的虚拟世界（virtual reality）实验室，就会觉得热血沸腾。内心很挣扎，主要是钱的问题。第一个学期孔敏仪借钱我交学费，自己打工挣生活费。

Dr. Kenyon 要我做他的学生时，并没有保证马上给资助，说一个学期后才有钱给我，而我当时已在机械系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室找到一份助教（TA）的工，机械系的一个教授 Dr. Rice 也将在秋季开始就给我一个助研（RA）。我在秋季开学时就不用交学费，每月还有\$1000 的收入，这样就有足够的钱把先生和儿子从大陆搬运过来，而且坚信我在这读博士会使他们更容易获得签证。屈服于现实，只好留在机械系，毕业论文是 Fractal 在有限元网格生成的应用，全是计算机图形学、计算几何、拓扑学、算法、数据结构等东西。我的教授 Dr. Rice 无法指导我，Dr. Kenyon 就让我用他的实验室和他的机器，我是在他那完成论文的，但是得了个机械工程博士学位。五行属金，学机械学到博士，还有什么可以跟命运抗争的？

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做资深工程师（senior engineer），三年后提主任工程师（principal engineer），立志要考一个职业工程师（professional engineer），直到2001年底从这家公司失业，到现在开了两家补习中心，专教3岁到18岁的学生学数学语文，课程是从幼儿园数1、2、3，学A、B、C，到大学一年级微积分，对莎士比亚悲喜剧的文学评论等，才与机械脱离。但机械博士这个头衔，注定要跟我一辈子了，除非我以后不工作，自己不说，人家才不会知道我是那路神仙。

小时候在公益的邻居是基督徒，生活得很优雅斯文，对人很好。家里死了老奶奶，其他基督教徒一齐在她家唱圣歌圣诗，好好听，觉得基督徒真不错。我就读的小学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像英国私立学校的建筑，红墙灰瓦，L型的三层楼，每层一边是一排教室，一边是课间活动的地方，一、二、三年级在这里上课，叫公理；一部分是哥特式的建筑（或者我分类不准确），红墙绿瓦，有尖顶，每层楼两个教室，中间大厅是课间活动的地方，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在这里上课，叫如柏；还有一个主体是基督教堂，红墙绿瓦尖顶，一楼是老师办公的地方，二楼是学校礼堂，周日是基督教徒做礼拜的地方，牧师夫妇住教堂对面的一栋白色小洋楼，教堂有一架小风琴，自己偶尔也找机会去踩一踩。

1978年读了大学后，在华工认识孔敏仪，和她住一层楼，她父亲是台城基督堂的牧师，我在孔敏仪那读旧约新约和很多圣经故事，和当时可能是唯一的一本基督教的杂志（忘记是什么名字了）。时常也去广州东山的基督教堂坐一坐，以图心灵上的安宁。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我放寒假回台山，去孔敏仪家玩，孔先生布道，热情邀请我去聆听，我听得专注，也被他所说的某人在主的感召下多么努力上进的故事感动。布道完后，他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感觉真是很好，特别为你所讲的故事所感动，没想到他很自然地对我说这个故事是他编的。那时我还很年轻，现在心也不老，总觉得这些感人的故事应该是真人真事才对。

来美后第一个月，机械系有一个台湾来的教授，是个很虔诚的基督教徒，手下有不少台湾学生，动员我周末去参加他们教会的活动，先是该教授领大家读一段圣经，

他自己讲了一例证（testimony），然后就不断地鼓励、期待、催逼各人实例实证，我看很多人真是在不好意思不说点什么的情形下也站起来编故事了。最后大家都把目光射向我，我实话实说，我此时没有感觉，也没有什么故事与你们分享。心里在嘀咕，你们这分明不是像我们当年小组学毛著，一定要编个故事来表示活学活用吗。我觉得且不论基督教如何，起码跟这些人在一起没有意思，去了一次后，不管人家怎么动员，我是不会去了。其实我这桀骜不驯的性格就写在脸上，我说不去了，人家也不会多叫我了。

说是不去教会，但我自己找了一本英文版的圣经来读，我一直都对圣经上说人的原罪不理解，也不认同，我从小受的三字经的教育是人之初，性本善，怎么因为亚当和夏娃当年没听上帝的话，就让我们人类背上原罪了？（现在在学佛经，我还在思考这是不是跟佛教所说的业障有异曲同工之妙。）忽而觉得圣经里头的神既慈悲但更可怕，动不动就发怒，就要惩罚人类，忽而觉得这人类也太可恶了，才乖了不久，就滋生了很多坏的东西，是该教训教训。这本英文版圣经放在家里十多二十年了，还没有全部读完。

1988年在广工生老大，条件很差，生了小孩45天后，瘫在床上，全身骨肿骨痛，说是产后风，按街坊老人家的方法，用大风茅，老姜煲水冲凉，又热又辣骨又痛，感觉真是在烈火中永生，可惜没有脱胎出一个浴火凤凰。当时是气功热，请了一个气功师，每天来帮我发功，发功的直接效果是我胸部的一排肿胀鼓起的胸骨恢复原位，到现在20多年过去，一直都没有问题。

严新在广州天河体育馆做万人的带功报告，学校工会组织老师参加，第一次感觉到这么大的气场。我与旁边很多人一起，无意识无条件地闻气起舞，顿足捶胸，回来后买了他的带子自己练，也感觉到其气场。同时在省中医院看中医，每天煲中药，鸽子屎煲水也喝了不少（说是治产后风），还自己在小阳台养鸽子，一是兴趣，二是以保证其鸽子进出口产品的纯洁性。中药吃了三年半，一直吃到上飞机来美国前一天。

在美国读书的第二年，严新来学校作带功报告，与上次的万人报告比，这次的缘分是几百人坐在一个大厅，并和他握了手。我还是闻气起舞，导师 Dr. Rice 坐我旁边，很惊讶地盯着我。严新的团队有很多精英，英文同声翻译很有水平。

1995年夏天回广州，梁沛权和他太太在练盘古神功，介绍我练，请了一个有资格教功的老师去他家教我练。练完功后，大家围成一圈，相邻两人左右手掌相对发功，当时他们就说我的气场满强的。我把区文伟老师写的“人生的道路”、练功带及盘古神功善美之花的一些杂志买了，带回美国练。几个月后，区老师来到三藩市，打电话给我，我正好要去硅谷开会，一家人顺便玩三藩，在三藩见到区老师。然后区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芝加哥，我帮他在 UIC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和芝加哥唐人街图书馆做了两场带功报告。从那以后一直到1999年底，区老师每年都来我家一次，偶尔两次，他在三藩市写“再见我的魂灵-灵与肉的决斗”时也经常打

电话与我分享他的经历。比如他在写灵魂的构成时，经历灵魂出窍，在半空看着自己的身体躺在床上及灵魂如何返回身体的情景。

在区老师的言传身教之下，我也尝试帮人发功，自己两个儿子更是那里不舒服就叫我帮发功。大儿子在 2003 年被狗咬，缝了两百多针，晚上从医院缝好针就回家，我整夜躺在他旁边，帮他发功，减轻他的痛苦，第二天还打电话给区老师和黄燕辉给他发功。小儿子在 2002 年不小心被开水大面积烫伤，也是我用芦荟和发功帮助他，恢复到非常好，只是由于不听我话，结痂痒，用手抓，在屁股上留下一个小疤。

帮人发功的经历很值得回忆，觉得很奇妙。我练功后不久，公司的一位白人同事车祸脚受伤，支着拐杖打着石膏来上班，找我帮她发功，我心中用中文请盘古大帝和区老师帮助她，并想象一轮明月挂在天空，如水的月光泻在她身上，清凉她的身体，解除她的痛苦，发功完后，她说她感觉到有一种好像清泉瀑布一样的东西 (something like spring and waterfall) 在清凉着她的身体和伤处，很舒服。

练功没多久后，还是在 95 年，给加州的同学打电话，觉得胸口和喉咙痒痒的，打电话前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就问电话那头的他是不是喉咙不舒服，他说没有啊，可我痒痒的感觉就是不消失，再问他几次，他终于说每天早上都要咳一会，清清喉咙与嗓子，已经很多年，不当一回事了。说来也奇怪，他说后，我喉咙就不痒了，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有了体感功能，后来帮别人发功也发现自己有体感功能。有一次在 UIC 希林中文学校有一位家长要我帮她感觉一下，我叫她坐我旁边，我放松一会，感觉到胃不舒服，问她是不是胃不舒服，她说是，她说是后，我的胃也没事了，又感觉到背后有一个地方疼，我用手在她身上指给她看，她说是，因为她有胃疼，经常按这个穴位止痛，按的多了，这个地方也痛了。她确认了，我的背也不痛了。心脏又感觉不舒服，我问你心脏有没有感觉不舒服，她说没有，但我的心脏还是不舒服，再问她，她才说她家有心脏病史，父母遗传，今年在国内的兄弟心脏也不舒服，去医院，医生告诉她兄弟，要她兄弟提醒她注意心脏，这是先天的家族史。她讲完，我的心脏也舒服了。

我的经验是我面对一个人可能有一百种毛病，我可能只是感觉到其中几种，但感觉到了，还是挺准确的，而且奇怪的是要对方证实了，我身体上对应的部位的不舒服才消失。

区老师的“人生的道路”向人们揭示了这个世界的过去，叫混沌，是无始有终的一段历史；这个世界的现在，叫宇宙，是有始有终的一段过程；这个世界的未来，有始无终，叫未来人间。“再见我的魂灵-灵与肉的决斗”描述了灵魂的构成，阐明了人是由三部分组成，肉体、思维和灵魂，与圣父、圣子、圣灵对应，说明人是神（在“人生的道路”这神叫盘古）按神的形象创造的，并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每个人经历了几百世，每次死后灵魂重新组合升华，神还强调只有唯物（物质）和唯心（精神）的结合，才是完整。

据区老师说他还要写第三本：“把博爱洒向人间”，不知何时能完成，究竟不是他想写就能写的事情，前两本据说是盘古（碟仙）通过他的手，控制他的手和思维写成的。

“人生的道路”及“再见我的魂灵”的主线是要人类按“与仁慈善良为基本，与坦率友爱为胸怀”的宗旨去做人，并明确说只要按照这做人的宗旨去做，拜不拜神（盘古/碟仙）也无所谓了。

默念这做人的宗旨也是有很大的能量。我帮人发功时，会先默念“以仁慈善良为基本，以坦率友爱为胸怀”三次来接通信息，通过我把神的力量传递到对方，最后默念“言之以理，待之以礼，动之以情，行之以果”来大完满收功。有时有一些癌症病人预约来我家发功，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能感受到很沉重的负面的能量，我就赶紧默念这两句做人的宗旨，有时把后面几句也一起默念，念啊念啊，病人还没到，或者到了不久，就感觉到满屋风清月朗，清清爽爽了。平时开车，习惯性地默念，以图平安。

朋友黄燕辉，90年代初练金菩提的菩提功，现在叫大光明修持法，她说是练菩提功时开了天目的，后来在广州帮区老师教盘古神功，1996年来美，先在三藩市帮区老师教盘古神功一段时间，很快就移到纽约，主持纽约盘古神功中心，教功及帮人发功调理身体，一直到2002年初。

1997年我小儿子出生，产假两个月后上班，把儿子送到一个刚刚搬来我家附近的、上海来的婆婆家托儿，几个月后有一天，婆婆在煮饭时摔倒，医院检查不出任何毛病，思想是不是帮我带个大肥仔带坏身体，我打电话去纽约叫黄燕辉帮她看，黄燕辉一开口就说这婆婆一辈子艰苦操劳，不是一半天天的事了，这次是小中风，左脑的血管缺乏弹性，些微堵塞，会影响右边肢体的行动。婆婆的女儿即时说是是，婆婆的一生很辛苦，自己在上海的街道工厂工作，拉扯大六个儿女，又在美国帮带大一个孙子，这次看她摔倒前是右手发抖，接着就摔下去了。

黄燕辉还寄了两篇她写的文章给我读，一篇是她用天目看到的立体的阴阳鱼，两条鱼在不断地相对穿梭旋转，成球状，漩涡的中心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阴阳鱼的眼睛；一篇是她用天目看到的人体经络，经和络的交点闪闪发银光，就是针灸的穴位。这两篇文章她从来都没有投稿发表过。

我是搞科学的人，受教育一直到博士，这些东西真是很难用目前的科学手段去解释。

2006年黄燕辉介绍我读“与神对话”三部曲（*Conversation with God, book I, book II, & book III*）。第一本书揭示人的真相，第二本书揭示地球的真相，第三本书揭示宇宙的真相。主线是我们所有的人和神是合一的，不是分离成不同的个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也与“人生的道路”讲的一样，这人类是神按他的形状创造的，并经历过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人是由肉体（**body**）、思维（**mind**）

和灵魂（spirit）三部分组成，与圣父（God the Father）、圣子（God the Son）、圣灵（God the Holy Spirit）相对应。每一个人都已经历了几百世，人死后灵魂升华。

“Conversation with God”里边的神真是很温柔，我每天感谢他时都会称他为温柔的神。按他的说法，他创造人类的目的是通过人类来经历和尝试他想要经历和尝试的事情和东西，他对人类只是默默地观察，并不要求人类什么，更不惩罚人类，他说连希特勒死了都上天堂，一是因为没有地狱，二是如果人类明白人死亡的真相就像虫蛹化蝶般美妙，也就不会对死亡觉得这么痛苦了。他强调灵魂的最高需求是爱，如果人类（human being）人人自爱爱人，按照爱的法则（The Law of Love）做人，这个地球就可以自治而不用政府军队了。并说外星的高等生命（Advanced Being）就是这样，人人自爱爱人，长生不老，安乐无比。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温柔的神说人体并不是为酒精设计的，神设计的人体是长生不老的。圣经上早先的人活几百年，现在的人只是几十年，我们该作如何的思考和反思？我的膝关节还在痛，而且当年考大学时，由于复习太用功，一边吃饭一边看书，考上大学后，左腹也开始痛起来，像有东西在里头顶我、拧我一样，三十二年了，每分每秒伴随我，肚子饿、冷、紧张、疲劳、吃刺激的东西时则更痛。

去年下半年开始，左腿外侧边一条筋拉住，每分每秒痛，一直痛到膝关节，在芝加哥唐人街针灸按摩两个月，没有改善，而且从我家去唐人街有三十英里，先生开车送我来回，两个人一去就花大半天。唐人街的医生没有打电话预约一说，要是遇到比我先到的病人，那一天就得要搭上去了，虽然我每次都打电话给他，说我什么时候要来到，但也是没有用。去年底回台山，在中医院针灸拔火罐，拔了几天，全身紫黑，还找黄禄医生按摩、梅花针放血、拔真空罐、吃药，腿痛关节痛也是没有改善。拍CT说是腰椎间盘突出轻度凸出，压迫神经，引起坐骨神经痛。

黄燕辉在2007年开始练菩提法门的佛家无量光明修持法，每年都寄相关的资料、书、CD、DVD等给我，叫我练。我没有在心，书是读了，CD、DVD原封不动放家里。她又介绍我买了不少大陆流行的求医不如求己、不生病的智慧、人体经络等书来读，买了十几本，没事就翻翻，也在自己和家人身上试试。

求医不如求己的作者中里巴人郑先生的文笔很好，写得很有哲理，提到他经常读的是心经和金刚经，感觉很不一样，每次读都会把他带到清净安宁的境界。

很想了解心经和金刚经，在网上把经文连注释打印下来慢慢读，上月回国还带回八大本白话佛经注释的书，花了不少时间，才适应其术语和文字的表达方式，对其内容似懂非懂，更加准确地说是只可意达不可言传。与黄燕辉讨论佛经，她更是欢喜不已，督促我看她早就寄给我的净空法师在澳洲关于佛教的讲座，有十多个小时，对佛有一点初步的认识。

凡事都要讲缘分，有缘才会相识，有行动则还要讲一个契机。今年一直到八月，坐骨神经痛每时每刻困扰我，加上膝关节痛，无法游泳，只能泡泡热水，蒸蒸桑拿，

有时干蒸，有时湿蒸，关节根本就无法暴露在空气里。在家也做不少运动，跪地行走法，壁虎爬墙法，踏步摇头法，背部撞墙法，扭腰法，金鸡独立等，每天都做一遍，收效不大。

实在忍不住了，八月初开始，把黄燕辉寄来的佛家无量光光明修持法 DVD 拿出来，照虎画猫每天练两遍，从纽约菩提禅修中心请来佛陀、观音、金菩提的唐卡和照片在家供奉，多数时间每天能做 30-40 分钟大礼拜，练到九月初，坐骨神经竟然不痛了，每次在冷水池慢慢游 600 米也没问题。

讲起大礼拜，从体育锻炼的角度，膝盖跪地，可以引气血下行到膝盖（等于跪地行走法），像俯卧撑一样，把身体提上来又可以消除腹部的赘肉（腰椎间盘突出不能做仰卧起坐），若真有消业障一说，就是一举三得。做大礼拜时能量的加持是肯定的，我若做仰卧起坐，做到 50 次，才几分钟，就累得不行了，但是做大礼拜，要是有时间，一个小时飞快就过了，也不觉得累，这绝对不是由于信仰而产生力量所能解释的。

偶而有时间会打坐，明知人在入静、进入虚无状态时会得智慧，但现在还是为了三餐而忙，无法坚持每天打坐。这次圣诞期间，我将去纽约菩提禅修中心参加七天的闭关禅修，期待对身体健康有一个大的改善。

读心经、金刚经有没有使我的心情更宁静？我觉得我的心一直都很清静，没有因为念佛经而更加清静，不过晚上睡不着觉时，默念心经会觉得刹那间纷乱的思绪迅速地沉淀下去。

很多时候都会在思考什么是事物的真相，我们作为凡人，能够认识多少事物的真相，既然无法认识多少事物的真相，为什么还要执着于事物的真相？

“与神对话”第三册里说，“无常是唯一的真相，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一切都在变化，无处不变，无时不变。。。这就是法，这就是佛法。”金刚经也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可谓是万法皆空。

自八月开始敬佛后，我总觉得与观音有缘，每次有事求她，默念六字大明咒，她就会应。每次放金菩提去年在观音菩萨成道日全球网络法会的 DVD，感觉很强烈，每当最后金菩提举手叫有缘人上来时，我背后就会有一股力量把我推到电视机前，内心莫名的就流泪哭泣。小儿子问我为什么哭，我说像小孩在母亲怀里哭一样的感觉，好像要把所有的委屈都交给她一样。

上个月回国时去澳门一天自由游，主要是台山离澳门才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景点之一是妈祖庙，因为在海校时就听了不少妈祖保佑船员平安的故事，很感激她。这个庙依山而建，除了供妈祖外，还供了不少菩萨，香火很旺，最高山顶处供的是观音

菩萨，有人跪在地上摇签筒求签，我内心也有很多想求，家人健康，小孩学业，自己事业等等，但还是没有想到行动，双手合十拜了观音，留下香火钱，轻轻松松地下山，并把上山时一路检起来的鸡蛋花瓣放回门口的树下，不带走一丝云彩。

真是无所求又无所不求。

去年回国时，儿时的一个玩伴，来台山与我相聚。当年他在葵厂一起和我被踢到大江农机厂，现在广东电视台做编导。饮早茶时谈到中国现在道德沦陷，中央有意作些舆论导向，以六祖惠能为题材，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拍一部电视片。六祖惠能是禅宗，这片子不可能不谈佛教。这次回去与他在电话上谈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是谈佛教的问题。为拍这个片子，他采访了很多佛教界的人士，广州光孝寺用他的话来说更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拍了个透。

最后他提出他不信，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有博士，有清华、北大、哈佛的高材生出家潜心研究佛教。我对他说，按我的观察，参加禅修的女人比男人多很多，因为女性比男性敏感，吃的苦也比男人多，身体也比男性弱。你没有感觉，不信也不奇怪。

我先生从不反对我练什么功，信什么东西。他从不练功，也不信什么。为人好心慈悲，活的潇洒（值得注意的是我每天为他和家人祈福，感谢神）。陶渊明也不管前生后世，只管今生活的精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金菩提上师也说过，有些人不信佛，但有做人的宗旨，有不忍心，有慈悲心，也能活出精彩的人生，来世也有好报。

因为佛法本无法。

我小儿子问我是不是基督徒，我说不是，他说为什么你在家里放圣诞树，感谢神（thank God），对我说圣诞快乐，我说这是为了你，让你在小时候快乐。你现在大了，爸爸懒得又装又拆就是为了那么几天，我也不逼他装圣诞树了，我们也不去教堂做礼拜。他又问我是不是一个严格的佛教徒，我说不是。我说我敬佛，不杀生，但吃肉，有时也喝点葡萄酒。敬佛让我保持一个平静心，而且能为家人祈福，求个平安，妇孺之心，很平常。

我是什么？是一个在家修行的居士。我都想取个笔名叫李乐陶，或乐陶居士了，意思是能者劳，智者忧，不能不智乐陶陶。

讲了这么多，从 1976 年到现在，34 年已经过去了，自己也因不同时期不同缘分接触了不少东西。每次的经历就像一条小河小川，自己的心胸要像大海一样宽广，纳百川，不要因为后一个去否定前一个，享受命运在不同时期不同缘分带来的东西。就像第一个在美国教瑜伽的印度人 Paramahansa Yogananda 所说的一样：“宗教的本质不是信仰，而是直觉的经验，直觉是灵魂认识神的能力。宗教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人一定要认识神。”

用直觉去感知神，用灵魂去接近神。